

自由与文化

[美] 杜威 著
傅统先 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自由与文化

[美] 杜威 著

傅统先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64年·北京

John Dewey
FREEDOM AND CULTURE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1939

內容提要

杜威(1859—1952)是美国垄断资本的思想家,是实用主义的創始人之一。他的《自由与文化》出版于1939年,正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动荡不安的时代。杜威在这本书中公开露骨地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表面上似乎是討論自由、民主、人性、文化等問題,实际上是企图以其多元的唯心史观对抗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其“新人性論”对抗階級斗争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为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辯护。这个譯本供学术界批判参考之用。

內部讀物

自由与文化

[美]杜威著 傅統先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书号: 2017·138

1964年10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¹ / ₃₂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02千字
印张 4 ¹¹ / ₁₆	印数 1—4,000册
定价(10) 0.70元	

譯者前言

杜威（1859—1952）是美国垄断資本的思想家，是反动哲学——实用主义——的創始人之一。杜威的《自由与文化》（“Freedom and Culture”）一书写于1939年，即德国法西斯发动对苏战争的前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际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资本主义世界则陷入了总危机的阶段，美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时代”。于是杜威以垄断資本的卫道士的姿态，妄想为这个垂死的垄断資本主义的制度作辯护。在《自由与文化》一书中，杜威坚决反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散布社会发展的不可知論；以多元論的历史观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他的“新人性論”来作为他的唯心史观的“理論”基础；并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抵制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影响。本文不拟也不可能对此书的所有反动思想作全面的批判，只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解剖。

—

杜威在本书中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反对社会发展的科学預见性，妄图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阻挠历史巨輪的前进。

杜威誣蔑馬克思主义是反科学的、“非科学的”。杜威說：“馬克思主义在它宣称是科学的問題上已經‘过时了’，因为正如必然性和追求一个包罗一切的单·一·规·律是上一世紀四十年代学术空气

中典型的东西一样，几率和多元論則是当前科学状况的特征。因果必然性这个观念的旧解释业已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这一点对于那些熟悉赖近发展的人们来说，是无需赘述的。”^①在这里，杜威否认了物质的客观存在，因为他认为物质、因果关系以及其规律性这些概念都已经“过时了”；科学的概括不是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只是“一种公式”、“一种缩写”、“一种作业假设”、“一种借喻”^②；他认为宇宙间的事物，特别是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因而只是相对的和偶然的而不是客观的和必然的。杜威妄想利用二十世纪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果来否定物质的存在以及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支持他的多元史观。但这完全是徒劳的。列宁曾经科学地、精辟地驳斥过这些说法，他说：“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迄今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竟否定了物质，即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否定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竟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等。他们在坚持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竟否定了不依赖于认识并为这个认识所近似真实地、相对正确地反映的客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③这里列宁很清楚地指出：人们不能利用二十世纪自然

① 本书第63页。

② 杜威：《逻辑·探究论》，英文本，第445页。

③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6—277页。

科學家反對機械唯物主義的話來否認物質的存在，支持唯心主義觀點；也不能利用某些科學上重要的基本規律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永恒真理這一事實來否定自然界中一切客觀規律性；也不能利用人類知識的偶然性和相對性來否定真理的必然性和絕對性。如果人們堅持要這樣做，那只能證明這些人缺乏辯證法的頭腦。而對杜威來說，則不僅由於缺乏辯證法觀點，而且是別有用心。

我們知道，一切科學規律都是反映不以人們意識為轉移的客觀現實內在的和本質的聯系的，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規律就是反映社會發展必然的、穩定的內在聯系的。雖然社會事物在表面上表現為一些單個的、偶然的、片斷的現象，但是在這些社會現象中卻存在着普遍的、根本的、必然的內在聯系。它們互相制約着、互相矛盾着，重復地表現為因果關係，其中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則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對社會的發展具有決定的意義。例如，儘管各國具有不同的歷史的、民族的和其他的特點，然而凡是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地方，就必然要出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兩個對立階級的鬥爭。這就表現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現象之間的普遍的、必然性和不斷重復的內在聯系。有史以來，馬克思第一次發現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幫助我們科學地理解過去和現在一切社會現象的內在聯系，自覺地運用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來掌握人類發展前途的命運。

杜威誓死詆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就正是因為馬克思所提出的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科學預見，對資產階級而言，意味着這個階級的死亡，對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而言，則意味着徹底的解放。這是完全違背現代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因而是杜威這班資本主義辯護士所不敢承認的。

二

杜威在本书中把历史唯物主义捏造成为“經濟决定論”从而用他的多元論的历史观来攻击它。这种多元論的历史观是实用主义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质在于否认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对社会中其他一切活动因素的决定作用，从而抹煞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存在。

杜威为了达到其詆毀的目的，在《自由与文化》一书中，硬說馬克思主义是一种“經濟决定論”。他說，馬克思曾把經濟因素从文化的許多因素中孤立开来，把它当作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把历史唯物主义說成是“經濟决定論”，这是資產階級学者歪曲馬克思主义的慣技。

大家知道，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資料的生产方式。人类創造历史，是在种种物质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創造的，諸如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等等都是这些物质的前提和条件。但是，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等等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条件，却不是起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前提和条件乃是人类謀得物质生活資料的生产方式。这是馬克思把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貫徹和推广到社会历史領域所得出的唯一科学結論。誠然，馬克思主义創始人曾把这个前提和条件就叫做“經濟的前提和条件”^①，但是，这和杜威之輩攻訐馬克思主义，說它把經濟因素从文化的諸因素中孤立起来，并且把經濟因素当作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等等胡言乱語完全不是一回事。馬克思主义从来否定文化、政治、乃至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对社会发展都起着一定

^①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66頁。

的作用，不过，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作用不能与“經濟的前提和条件”相提并論、等量齐观罢了。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辯証的唯物主义，它在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的同时，从来没有否认社会意識的相对独立性和它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杜威說馬克思主义把經濟因素从諸因素中孤立出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这显然是别有用心之歪曲。

把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先加以歪曲，然后对它加以攻击，这就是杜威的手法。可是杜威自己未尝不知道这种手法是十分拙劣的，因为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創立以后，到杜威的活动年代，已經经历了将近一世紀的历史考驗，特别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証明了它是顛扑不破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識的辯証关系的原理毕竟不是杜威之輩可以用一手遮天的手法所能掩盖得了的，所以，就在杜威对自己强加于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加以一番詆毀之后，也不得不承认馬克思主义对政治、文化等精神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視的。他大叫“共产主义宣传”对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危險”的力量，共产党的政治是“蠱惑人心”的，还以十足的垄断資本謀士的口吻叫嚷，共产党很重視艺术和科学，它将成为資本文明的劲敌，不可等閑視之，如此等等。杜威的这些言論說明了他把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經濟决定論”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最后只能落得自相矛盾的境地。試問，杜威究竟叫人相信什么呢？相信他所說的馬克思主义是“經濟决定論”嗎？他有什么必要如此害怕共产主义的宣传呢？相信他所說的馬克思主义也十分重視社会意識的积极作用嗎？那么，馬克思主义又哪里像是他歪曲的“經濟决定論”呢？

杜威为了掩飾他的尷尬处境，于是詭称馬克思主义还是如他

所說的是“經濟決定論”，至于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意識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杜威誣蔑道，這一點在馬克思本人那里，是作為“經濟決定論”的一個注腳、一個附加條件來承認的。杜威只能用謊言加上謊言來為他的歪曲收場，以求得自圓其說。杜威扯上這一套謊言，无非是要為他的唯心主義的多元論歷史觀進行詭辯，其用心不外是要欺騙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人民，企圖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美好”，妄圖使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不科學的、非真理的，他杜威的貨色才是“科學”，才是“真理”。這就十足地暴露了杜威多元論歷史觀的階級實質。

現在就讓我們來進一步解剖杜威的多元論的歷史觀吧！真是名不虛傳，道道地地是個“多元論”。他認為社會發展的因素多種多樣，既有政治和法律，又有工業和商業，既有哲學和藝術，也有科學和技術，總之，是道道地地的甲乙丙丁，開中藥鋪。而它們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按杜威自己的說法是同等重要，無分軒輊。杜威還特別交代，這諸因素中，不存在誰決定誰的問題（不用說，當然根本沒有我們所說的基础和上層建築的區別）。杜威這套說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意味着歷史唯心主義的破產。因為形形色色的歷史唯心主義都不可能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出科學的解釋，杜威也不例外，干脆否定社會發展有任何規律可循，只好以多元論的大拼盤充數。

顯然，任何科學都是建築在對象的規律性的基礎上的。社會發展既然沒有規律，還有什麼社會科學可言呢？杜威口口聲聲攻擊馬克思主義是非科學的，其實用“非科學的”來駁斥他的多元論歷史觀正是最恰當不過。即以杜威自己標榜的多元論來說，他也是欺騙人的。他並沒有真的把各種因素都同等看待，他對各種因素的作用還是有畸輕畸重的，也就是說，還是有傾向性的，這就

表明：多元論归根到底还是一元論，還只能是唯心主義的一元論。杜威在多元論的名義下，最後還是點出了社會的經濟關係直接依賴於文化科學知識，依賴於人的習性的結論。他說：“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一樣，是不能跟（人的）習性分離的。關於自然的知識狀況，即關於物理科學知識的現狀，乃是文化的一個方面，而工業和商業、商品的生產和分配，以及公用事業的管理都是直接依賴於這個方面的。”^① 他還說：“如果我們不考慮到十七世紀新的自然科學的產生以及它發展到當前的狀況，我們對生產和分配的經濟活動以及最後對消費的經濟活動就不能理解了。”^②

上面引述的杜威的兩段話，只不過作為揭露他的多元論歷史觀實際上還是歷史唯心主義變種的一點佐證而已。他的這套謬論，本書通篇皆是，我們在這裡不可能一一去作批駁。總起來說，杜威的多元論歷史觀是徹頭徹尾反科學的。他編造這個“理論”的用心是為了掩蓋一小撮壟斷資本壓榨、剝削廣大勞動人民這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是為了抹煞嚴酷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現實。這個不像樣子的“理論”說明資產階級歷史唯心主義已經到了徹底破產的境地，說明作為壟斷資本的謀士的杜威，不管如何挖空心思，不管對馬克思主義作一千次、一萬次的誣蔑，只能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窮途末路。他們的垂死掙扎，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三

杜威主張用教育改變人性的辦法，培養人的妥協、適應的態度，來代替階級鬥爭，為維護壟斷資本的剝削與統治服務。

①② 本書第7頁。

杜威在本书中說，馬克思主义“把人的因素尽可能地几乎减低到了零点，因为它完全用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來說明事情和制訂政策。”^①这显然是造謠誣蔑，因为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重視人的因素的，重視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的。馬克思說：“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階級本身。”^②列宁說：“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③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泼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題。由此可见，杜威說馬克思主义者完全忽視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完全是无中生有。当然，馬克思主义者对于人性的看法和杜威的看法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階級社会中，沒有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一般的人性；虽然人的本性有其生物的前提，但是人的实质是他的階級性。馬克思說：“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在階級社会中由于剝削階級对被剝削階級所加的桎梏，被剝削者以及剝削者本身的人性都是片面地、畸形地发展的。只有在消灭了人剝削人的社会制度，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有可能形成共同的人性。可是在杜威看来，所謂“人性”是指人类天生的欲望（冲动）和情緒，而在人类这种天生的欲望中，有飲食动作的欲望，有操作和創作的欲望，有合作和互助的欲望，有表现自己威力控制四周环境的欲望，也有領導和服从的欲望等

① 本书第 57 頁。

② 馬克思：《哲学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97 頁。

③ 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27 頁。

④ 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 頁。

等。^①他要求在人类天性的基础上通过教育来培养“一种可适应性的普遍态度”，一种“調和平均”的心理状态，采取“协商、交涉、說理、交流、理智协作”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爭端，促进社会发展。这显然是一种超階級的人性論，把人性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中抽出来，使它成为一般的抽象的东西，似乎不同階級的人都有共同的人性。实质上，杜威的所謂“人性”是反映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需要的。資產階級需要劳动人民为他們操作和創作，以謀取利潤；資產階級需要劳动人民的合作互助以防止他們的反抗和革命；資產階級需要統治劳动人民、控制四周环境和“領導”人民，以保持他們的統治和剝削的制度。

杜威所要求培养的这种可适应性的普遍态度，亦即他所謂按照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的科学态度，^②一方面意味着一般地企图使人們信仰盲目的偶然性，反对客观必然性；观察现象要抱怀疑的态度，否认其間具有任何內在的联系；只要作业假設，不求客观规律，以引导人們走向否认物质存在，否认客观规律，否认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而在另一方面則意味着：企图使被压迫、被剝削的人民对他們的压迫者和剝削者进行“协商交涉”和“理智协作”，普遍地适应于垄断資產階級的残酷剝削和血腥鎮压，而不要起来发动革命，实行階級斗争。如杜威所坦白招认的，这种可适应性的普遍态度“使得我們除了那次国内战争以外，能够通过最少的外部冲突而且一反过去暴力的传统，好心善意地来应付变化。”^③这显然是企图取消階級斗争，削弱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志，使他們在精神上成为資產階級的俘虏；

① 杜威：《人的問題》，英文本，第 184 頁。

② 參看本书第 109 頁。

③ 本书第 131 頁。

四

如上所述，杜威在本书中坚决反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企图以他的多元論的唯心史观对抗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所謂“新人性論”对抗階級斗争学說，其最終目的，則在于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与自由，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专政。他把社会主义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相提并論，說成是一种“极权国家”。他說，馬克思主义者口头上說要消灭国家，但实际上却加强了国家的权力。这是一切帝国主义者誣蔑社会主义国家所慣用的无耻謔言。在《自由与文化》出版十年以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他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时致杜魯門的信中也以同一腔調說“共产党的极权政府”不能忍受和宽容“有見識的和有批評性的意見”。关于这一点，毛澤东同志曾予以有力的駁斥。他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艾奇逊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來說，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員对于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听話的。同时，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①当无产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的时候，当政权已經掌握在无产階級手中的时候，我們必須对内外一切反动派实行专政。在对抗階級存在的社会里，总是剝削階級对被剝削階級实行极权統治。不錯，当无产階級掌握政权时，他們是从过去对他們实行专政的人們那

^① 《为什么要討論白皮书》。《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06—1507頁。

里学来了一套专政的本領，真是所謂“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澤东同志曾指出：“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項对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权，他們的政权就会被內外反动派所推翻，內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① 国家机器是階級压迫的工具，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对反动派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当国内外还有反动派，当反动派还没有最后消灭的时候，当国内外階級斗争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国家就不能消亡。如果这时候国家消亡就等于向国内外反动派繳械。当然，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广大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先鋒队——共产党领导下对极少数反动派的专政，而对人民内部則是民主的，其目的在消灭剝削制度、消灭階級，最后建成共产主义。所以它是为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所拥护的，而是为內外一切反动派所切齿痛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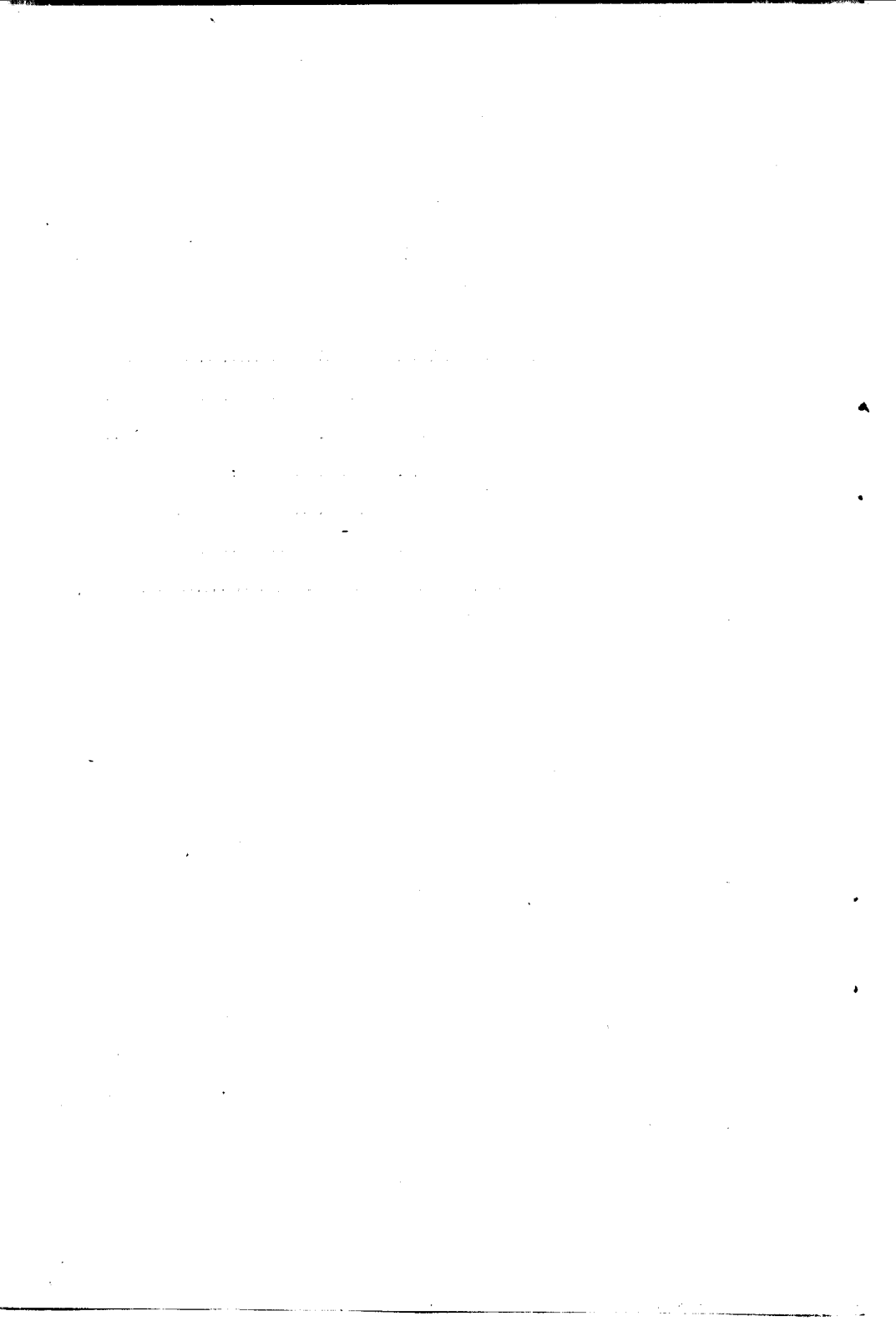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可见，不管杜威在世界观和历史观上怎样迂迴曲折，在哲学名詞上怎样抽象模糊，一遇到本质的問題，則原形毕露，面目猙獰，刻骨之恨溢于言表，显出帝国主义分子忠实奴才的一副丑态。但是今天已經是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和帝国主义步步衰亡的时代，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共产主义日益光芒万丈，普照四方。杜威之流的阴谋詭辯徒见其日暮途穷，心劳日拙罢了。

1964年5月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3頁。

目 录

第一章	自由問題.....	3
第二章	文化与人性.....	19
第三章	美国背景.....	38
第四章	极权主义經濟与民主.....	56
第五章	民主与人性.....	78
第六章	科学与自由文化.....	99
第七章	民主与美国	117



第一章 自由問題

什么是自由以及它为什么被人珍視？追求自由的欲望是人性所固有的呢？还是特殊环境的产物呢？它是作为一个目的，还是作为获得其他事物的一个手段而为人所需要的呢？取得自由还要担負一些責任嗎？而这些責任是如此繁重，以致人群为了更大的安适而将甘願放弃自由嗎？追求自由的斗争是如此艰巨，以致大多数的人們易于放弃取得自由和維護自由的努力嗎？自由本身以及伴随它而来的那些东西似乎和生活的安全一样重要嗎？和飲食、居住、衣服乃至消遣一样重要嗎？像在我国我們曾被教导去相信的那樣，整个人类也是如此衷心关怀自由嗎？从前有人认为，常人爭取自由的努力是政治历史的动力，这一旧见解有任何真实性嗎？我們自己过去爭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从任何真实的意义上讲来，是被我們追求自由的欲望所激起的，还是由于我們的祖先想要摆脱許多苦恼，这些苦恼除了使人們感到痛苦之外，沒有共同之处呢？

爱自由是否不仅是想要从某些特殊束縛下解放出来的一种欲望呢？而且，在掙脫束縛之后，在另一些事物又使人們感到不能忍受以前，这种追求自由的欲望就会趋于消逝嗎？再者，想望自由和想望与人平等，尤其与前此还是在上者的人們平等，这两种欲望怎样在强度上进行比較呢？自由的果实怎样和那种由于与人联合、团結的感觉所引起的愉快进行比較呢？如果人們相信，由于他們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将获得从一种与人团結的感觉而来的滿足以及从团結的力量所产生的那种受人尊重的情况，那么人們将放弃他們的自由嗎？